上学开蒙

□李晓东

我上学是在1979年。之所以到现在还能记得这么准，是因为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我和表弟一起背起妈妈用碎布拼接起来的小方格书包，准备上学去。大人嘱咐，老师问几岁，就说周岁五岁。我和表弟大声重复“周岁五岁”。我生于1974年，周岁5岁，当是1979年了。

村里是复式小学。现在大家都知道复式房子是高档豪宅，复式小学却不然。所谓复式小学，就是因每个年级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我们村的小学四个年级，两间教室。一年级三年级在一间，二年级四年级在一间。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小孩子好动，哪里做得下去，而且也没啥作业。结果自己年级的知识没学会，其他年级的倒记住不少。

我五岁上学，上的是“幼儿班”，就是现在的学前班吧。教室里课桌椅有限，且都是高的。我们的课桌是缺了腿的课桌面，用砖头支起来。两三排砖并排靠在一起，支撑桌面，倒也稳固，虽然偶尔会砖倒桌掀，但没一个小朋友被砸伤。“椅子”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坐着很合适。我们就在窑洞里，就着板凳和砖支的课桌开始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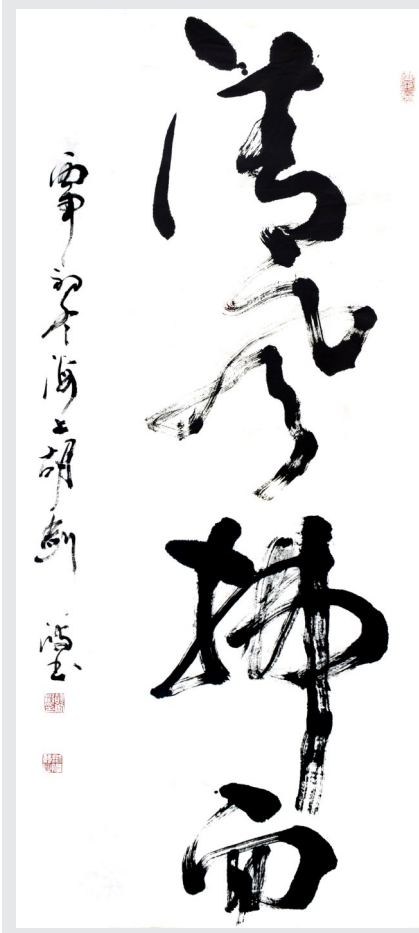
那时候学拼音，念a，o，e，i，u，ü没问题，难的是声调。我老家武乡县，处于山西中南部，非常闭塞，保留了大量古音古语。读《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明清小说，有些词在我老家的方言里就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有些专家的注释则望文生义，完全不对。比如，《红楼梦》里有词“夜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注解为“晚上”，其实那意思是“昨天”，武乡方言里，昨天的叫法就是“夜来”。还有，“年时”，注曰“那年”，其实是指“去年”，今天的武乡人还这么说。

再举个例子，中国是诗的国度，但第一首诗的第一个字就理解错了。那就是“床前明月光”的“床”。唐代没有玻璃窗，李白躺在床上，无论如何是看不见月光的，而且也无法举头或低头。解读的密码就在“床”上。诗中之床，不是今日之床，本意是小板凳。今天的武乡人，还把小板凳叫“床床”。情景还原下，我上学前，老师家访，告诉我妈妈，让我上学时带个“床床”——现在，再牛的学生，也没有带着床进教室的吧。想想李白也是坐着和我当时一样的“床床”写下千古名句，或可以自豪一下吧。

再说声调。武乡话几乎只有两个声调，阴平和入声，所以，我们小朋友对于声调很是挠头。三声、四声还勉强，把头上下使劲拗，似乎还能发对。二声就更难了。我直到读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才把阳平声发清楚。在这种环境下，拼音自然学得一塌糊涂。声母和单韵母还算认得，复韵母就有点搞不清了。

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我转到爸爸工作的地方，山西潞安矿务局五阳矿小学上学，乡下人进城，有很多不懂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佩服同学们拼音学得好，居然能流利地用拼音记好人好事和谁上课捣乱。老师听写生字，我最怕加拼音，一说不用加拼音，就如蒙大赦一般。也是到了中文系，才把落下的拼音课补起来。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挂职于甘肃省天水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



清风拂面（书法） □胡剑波

年是一张回家的车票

□宋殿儒

曾几何时，我们的年不再贪吃一顿好饭，贪恋一身崭新的衣服？又曾几何时，我们的年变得格外浓情，浓情成一张回家的车票……

如今，很多人都像漂拂的风，可是无论是你流浪于冰天雪地的北方，还是流浪于四季如春的南方，抑或是流浪于东方日出的海滨，还是火与冰共融的天山脚下，每到年来的时候，心却总是会流向故乡的那个地方。

朋友李上大学时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自个儿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南方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地沐浴在南方鸟语花香的春日里。可是当他真正成为南方春光花木里的一员的时候，他却忽然怀念起了自己北方的那个黄土高原的故乡了。李说，故乡一年四季虽然不能如春地温暖，可是故乡四季分明，冬天给人寒冽，春天却给人温暖的惊喜，夏天给人火热的奔放，秋天更是硕果飘香。故乡的童年和青年，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也甜得让人无法忘怀——寒夜里妈妈的故事；春天里父亲耕田的汗珠；夏天里父亲送儿上学的一声声交代；秋天里母亲送来的千针万线做成的那身夹衣……都是他心中被距离酿成了无法不去奢望的甜——他并不厌弃温暖如春的南方，可他更想回到自己根里那个最甜的地方……

因而，李说，都五年了，再也忍受不了乡愁之苦，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和父母亲人，和那个古老的村子过一个梦寐已久的甜年。

同学刘，大学毕业后，父母亲很希望她能找到一个自己家乡的男朋友，可是事与愿违，她却偏偏地爱上了一个整天伴随海浪潮涌的东海人。虽然说，在诗人笔下，那里是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当海浪夜里一次次将她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每一个被截断的梦里，都有一汪与故乡失之交臂的泪水……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她会不由得想到自己家乡的那个冬天、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故事。故事里虽然苦辣酸甜五味俱全，然而梦里却一下子都变成了甘美无比——黄土地上父母和乡亲们种出的米香；春夏山峦田野上那些五颜六色的花朵和麦浪；隆冬里父亲用粗大的手送到自己嘴边的烤红薯；秋风里，母亲奔几十里到学校给自己从一层层夹衣里掏出来的零钱……那一切的一切在他乡异地成了自己金子般的念想……

刘说，尽管沿海地区挣钱容易，生活水平高，能活成一个春暖花开的幸福人，可是，乡愁的风里总是有个缺口朝着故乡传送……故乡就是自己生活无损的河，虽终归注入大海，却心一直在溯源而上……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忘本不忘根的民族。年是游子们心向往之流浪的方向，更是一张回家的车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即使有三百六十天流浪在四季如春的南方、徜徉在“春暖花开”的海岸、跋涉于冰与火共融的西部边疆，那也要把最后的几天还给自己年里的故乡。

年就要来了，中华民族赋予乡愁愿景的那张车票，已经在紧张有序地发放……

潮来天地清（国画） □陶亚杰

是谁温暖了我的冬天

□一文

秋渐深的时候，单位换了门卫。与前几位门卫不同的是这位老人衣着干净整齐，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

因为经常替我签收稿费单子，老人渐渐和我熟了起来。看见我，他毫不吝啬他的夸赞之词，什么才女呀，有水平呀，经常挂在他嘴上。最喜欢他敲着办公室门喊：“丫头，稿费单子又来啦！”打开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灿如秋菊的脸，温暖和善。他一手举着取款单，另一只手竖起大拇指，说，好孩子！每次听他说这句话，总感觉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的父亲。

有时汇款单的数额很小，几元或十几元，我有点失望地随口说道：“才这么点呀？”他一脸认真地说：“丫头，钱多少无所谓，看书写字这是真本事。比那些天天坐在麻将桌子旁边划拉的人有出息！”边说他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会趴在办公室的窗口，往下看。有时看到他从大门口的小屋里走出来，拎着自制的布兜，布兜里是厚厚的一摞报纸。有时看到他在院里东瞅瞅，西瞅瞅，看见个纸屑什么的，会弯腰捡起来。看见他，心里便很安然，温暖。

天一冷，我不再上街购物，恋上了网购。一家三口的衣服，吃的用的，统统在网上淘。

于是，我就认识了19岁的快递员小丁。

一开始，小丁总是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您好，您是某某某吗？有您的快件。”后来，我们熟了以后，电话的内容变成了：“姐，您的快件来了，快点下来啊！”

大冷的天，他骑着一辆摩托车送货。我下楼拿快件，看他双手捂着耳朵，狠命地跺脚。脸上的笑脸却很阳光，很纯净，浑身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路上跑。问他，辛苦吗？他说，这点苦不算啥。比装卸工强多了。

和他聊天，他谈起了他的理想：“趁年轻时，多吃点苦，多攒点钱，将来我想开个快递公司。让我爸、我妈过得好点儿。”说这话时，他的脸红扑扑的，有点羞涩，还有掩饰不住的稚气，但极其认真。我相信，有一天，他的理想会实现的。

我把他们的笑容收藏在自己的心里，每当我觉得寒冷时，就用他们或阳光或慈爱的笑容，暖一暖，提升我周围的温度。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肖进

吃饭的时候，母亲说：“今天上街听到别人议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新鲜，我说给你们听，看谁的答案最精妙。”

我们的好奇心一下被勾起。母亲说：“请问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妹妹那原本望着母亲的头，像泄气的皮球突地垂下来，说：“妈妈，这都是老土问题了，您现在才听说？我告诉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母亲摇摇头说：“如果是这个答案，还用得着问你们吗？”

我看着母亲的神情，想必她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妹妹这时又自作聪明地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们一同上街，你买了苹果六代，我却买了七袋苹果。”

母亲笑着说：“其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面对面坐着，你却在玩手机。”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生硬地疼。与其说手机方便了我们，不如说我们都着了手机的魔。我们都习惯了无聊时掏出手机胡乱地拨弄，谁又会去想过空闲时陪父母聊聊。

第二天吃饭时，母亲去邻居家串门去了。我本能地拿出手机，想打给母亲，突然想起昨天母亲的问题，我将手机放回口袋。走出门，在邻居家找到了母亲，我说：“妈，回家吃饭了。”那一刻，我分明看到母亲微笑的脸庞写满无比的自豪。

那顿饭，母亲吃得特别的香。

浦东大道141号

□沈立新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浦东大道141号小木楼，先后成为浦东开发办公室、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所在地。现已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这座小木楼是低矮的
比海平线可能高一些
比夕阳可能低一些
遮挡在破陋的楼巷深处
隐藏在时间灰暗的阴影里
可是现在
它已被全世界看见

那是黄浦江东岸一个晨曦初露的日子
一块牌子挂在这小木楼门前
浦东就从这里走出去
迎着初升的太阳
他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

你来了 我来了
带着嘱托 带着使命
带着责任 带着激情
带着与这片土地的缘分和情结

这里的一条条电话线
跳动着的都是时代的脉搏
这里的一个个麦克风
听见的都是世界的声音
这里的每一根神经
绷紧的都是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
这里的每一个眼神
交流的都是攻坚克难
敢为天下先的信心和勇气
这里的一张张图纸
描绘的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起点
这里的一张张PPT
播放的都是浦东的日新月异
这里的木楼梯虽然陈旧
走过的却都是人生崭新的历程
这里的楼道虽然狭窄
连接的却都是广阔的创新天地
这里的一桌一椅虽然简陋
倚坐在上面打的那个瞌睡却是那么香甜

春花夏木 秋冬雪月
风雨阴晴 俯仰百变
每一个日子都绚烂多姿
每一个日子都苦辣酸甜
每一个日子都沧海横流 英雄相聚
每一个日子都是生命和灵魂的洗礼
每一个日子都如火如荼 追星赶月
每一个日子都值得永远记在心里
每一个日子在这小木楼里悄然逝去
每一个日子似乎都储藏在这小木楼里
每一个日子等于人的一生啊
人的一生 有了这样的日子才有意义
每一个日子累积在一起的名字就叫浦东
一叫出这个名字我就会泪流满面

如今 这低矮的小木楼
谦卑地匍匐在巍峨的楼群脚下
门前的车水马龙已然成为往昔
红瓦白墙没有褪色
东墙下的几棵银杏树绿荫满地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 邮政编码:200135 总机:021-68540066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201300 电话:021-58000312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